

西方最新女性小说系列

The Dilemma
进退维谷 上

PENNY
VINCENZI

群众出版社

〔英〕佩尼·文森丝 著

The Dilemma

Penny Vincenzi

进退维谷
上

〔英〕佩尼·文森兹 著

吴妍妍

张伟

译

西方最新女性小说系列

群众出版社

The Dilemma

Penny Vincenzi

进退维谷
下

〔英〕佩尼·文森兹 著

吴妍妍 张伟 译

西方最新女性小说系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进退维谷/ (英) 文森丝著; 吴妍妍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4
(西方最新女性小说系列)

ISBN 7-5014-2457-8

I. 进… II. ①文…②吴…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492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1060

进退维谷 (上、下册)

著 者: (英) 佩尼·文森丝

译 者: 吴妍妍 张 伟

责任编辑: 张 蓉 李磊潮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数: 619 千字

印 张: 24.75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号: ISBN 7-5014-2457-8/I·1025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上、下册)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有关巴德的报道总免不了要讲述这样一则趣闻：巴德先生曾通过电视向现在的太太弗朗西丝求婚。偶尔巴德夫人在开玩笑的时候也会提及此事。虽然事情的经过远非传媒渲染的那般夸张，但仍不失为一个精彩片段。那还是一九八二年一个漆黑的早上，弗朗西丝穿着睡衣，边吃早餐，边看电视。当时，巴德正在接受安妮·达尔蒙德的采访。他坐在一张沙发上，那双精明乌黑的眼睛很专心地盯着安妮，（那神情是弗朗西丝在多年以后再熟悉不过的）。巴德刚刚买下一家电影院，准备涉足电影业。就在他大谈如何大展宏图的时候，安妮貌似无意地问了一句：“你是否想过再婚？”巴德回答说，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意中人，所以还没有这个打算。不过他会一直找下去，如果电视机前有哪位观众愿意申请这个空缺，他很乐意与之接触。“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他对安妮说。安妮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她说她会考虑，只是目前工作太忙。弗朗西丝随即关上电视，写了一封信寄到巴德的办公室。她在信中说希望申请巴德在电视中提供的职位，并随信附上简历一份：姓名——弗朗西丝·邓肯·布朗，年龄——21岁，婚姻状况——未婚，学历——荷兹尔德圣詹姆士秘书学院毕业，目前就职于汉克丝格梅广告代理公司，职务——企划经理助理。

信寄出后，弗朗西丝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久而久之便渐渐忘了这件事。

一年后的一天,弗朗西丝替公司的前台接待员当班(接待小姐称自己胃痛,其实大家心里明白,一定是头天晚上喝了太多伏特加的缘故)。大门被急匆匆打开,推门而入的正是巴德·查宁。后来的日子里,弗朗西丝才渐渐发现,巴德做任何事情的速度都超过常规。他无法忍受正常的生活节拍,而弗朗西丝好像永远达不到巴德要求的标准。初见真人,弗朗西丝对巴德的外形感到相当失望。他身体矮小,大概只有五尺八或五尺九左右,看上去很结实,脑袋尖尖的,像颗子弹头,蓄着一头短发。对于巴德的外形,弗朗西丝实在不敢恭维,但她又不得不承认,巴德的确很上镜。他在电视上同安妮打情骂俏时的样子还是蛮不错的。巴德微微一笑,弗朗西丝意识到,正是他的笑让他好像换了一个人,原先粗笨的身材显得轻巧许多,就连鹰勾鼻子和藏在厚重眼睑之下的双眼也变得颇具神彩。

“我同迈克·格梅有个约会。我的名字是查宁。巴德·查宁。”

他的声音比电视上轻柔,但弗朗西丝吃不准他的口音来自哪里:好像是伦敦,又好像是其他什么地方。直到后来,她才得知是萨弗克。巴德一家内战时曾在那里避难,并度过了三年时间。

“好的。”弗朗西丝忍不住又补充一句:“我已经认出您了。请稍候,我这就联络格梅先生。”

巴德对弗朗西丝的友善并不领情。他一转身在沙发上坐下,随手抽出一叠文件翻阅起来。为了烘托高雅格调,格梅公司特意在候客大堂的茶几上放了几份都市生活杂志,而巴德对此不屑一顾。弗朗西丝不禁暗自庆幸,幸亏巴德对她那封所谓的求职信没有任何反应。

巴德此次来访是想同格梅公司洽谈合作。初次会晤进展得不错。两天后,他又来了。

弗朗西丝仍在前台当班。“早上好,查宁先生,我马上通知格梅先生。”

“多谢。”这次，巴德站在前台没有动。他对弗朗西丝说：“你看上去很聪明，做这份工作屈才了。为什么不像其时髦女孩一样在楼上做事？”

弗朗西丝莫名其妙地觉得有必要捍卫一下接待员的尊严。

她彬彬有礼地回答：“这个职位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公司的第一印象。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完全正确。”巴德的反应出乎弗朗西丝意外。“你说得很对。不过，如果你考虑换一份工作，可以到我公司来。”

弗朗西丝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十分恼火。“非常感谢。我确实向你申请过一个职位，可惜始终没有答复。”

“有这种事？”查宁的语气明显警觉起来。“我对此表示道歉。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时间，申请什么职位。我会向人事部调查。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低效率。”

“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职位是做你的太太。”

“噢！”巴德眯起眼睛笑了。“原来是那件事。我确实收到很多信。但是，我自觉这件事做得过于卤莽，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它。我应该要求随信附带照片，这样，我想我会提出和你面谈的。”

“没想到你将相貌作为选择太太的首要条件。”

“你认为什么才应该当作首要条件。”

“性情随和。”（上帝，再讲下去，我会被炒鱿鱼的！）

“有道理。还有呢？”

巴德很认真地看着弗朗西丝。弗朗西丝心一横，心想，反正豁出去了。

“头脑。显然，她需要有个好脑筋，但是又不能太过聪明。”

“噢？为什么？”

“因为如果她比你聪明，你们双方会很难和谐相处。”

巴德盯了弗朗西丝好一会才哈哈大笑起来。“很有见的，恰中

要害。好了，赶紧帮我联络格梅先生，我要迟到了。”

看着巴德走进电梯，弗朗西丝感到有些紧张。她预感格梅先生或者人事部随时有可能找她谈话。然而，一上午过去了，平安无事。她正暗自琢磨趁午饭时间把这件笑料讲给同事们听，只见格梅先生陪着巴德一路走来，经过她的桌子时，巴德朝弗朗西丝偷偷挤了挤眼睛。他同格梅先生道别后，转身消失在布鲁克大街上。弗朗西丝讨好地朝格梅先生笑笑，格梅先生只点点头便钻进电梯。一家摄影工作室打来电话，声称送错了底片，要立即派人取回。弗朗西丝正手忙脚乱时，突然抬头发现巴德不知何时出现在她办公桌前。出于一股倔强的冲动，弗朗西丝坚持讲完电话才理会巴德：“有什么可以替您效劳，查宁先生？”

“我对今天早上的谈话很感兴趣，希望能进一步聊聊。你认为加诺特酒店如何？今晚六点，美国酒吧见。”

“噢——好吧——谢谢。”弗朗西丝有些语无伦次，她不停地告诫自己要镇定。“六点钟早了一点，可否推迟半个小时？”

“不行。七点钟我要出席一个会议，要么六点，要么取消约会。”

“好吧，就定六点，多谢。”

就这样，在短暂的胜利之后，第二轮交锋弗朗西丝便败下阵来。

酒吧里，巴德替弗朗西丝叫了一杯香槟鸡尾酒。“这里的鸡尾酒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是指全世界。还是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比如，你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邓肯·布朗。弗朗西丝·邓肯·布朗。”

“邓肯·布朗。这个名字很有贵族气。你应该是个贵族化的女孩。”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弗朗西丝冷冷地说。

“你当然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问你是否属于上流社会，从小

住在大房子里,有自己的小马驹,在昂贵的寄宿学校读书。显然,我出身低微,对上流社会的生活全凭想像。”

“原来如此。”弗朗西丝忍不住笑出声。

“你真可爱。有男朋友吗?”

“有。”

“是个纨绔子弟?”

“可以这样讲。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你哪里会考虑这种事情。他叫什么名字?”

“帕特瑞克·福斯特。在克里丝蒂的研究部门工作。”

“给我写信时认识他吗?”

“不认识。”

“很好。我不喜欢别人脚踩两只船。无论对妻子,对未来或是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应该这样。”

“你真的想找位太太?”

“是的。你对此还有兴趣吗?”

“当然没有。”

“为什么这样肯定。这可是个很有意思的职位,会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

“但是——”

“不用讲明。我知道,我的年龄对你来说太大了。不错,我今年四十三岁,你恐怕比我小二十岁,对吗?”

“差不多。我今年二十二岁。”

“嫁给我会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是什么?”

“首先,是我的女儿。”巴德的神色有些黯然。“她们还小,克丝汀十一岁,维多利亚只有七岁。家庭的破裂对她们打击很大。她们每天和酒鬼母亲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克丝汀对我充满敌意。我不想这样,但又无能为力。”

“我能理解。”

“瞧，初次见面我就对你讲了这么多。你有一种力量，能让别人讲出心里话，邓肯·布朗小姐。”

“过奖了。”弗朗西丝不知该说些什么。

“如果，”巴德故作轻松地问，“假设你成为我太太，你将如何面对我的问题女儿。”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想，应该给她们空间，不要试图去控制她们，不要让她们感受到压力。否则，她们会恨我，长时间与我对立。”

“她们绝对会的。好几位候选人正是被这种敌意吓跑的。想不到你虽然年轻，头脑却如此精明。”

“道理人人都会讲，不是吗？”

“当然，我越发感受到了你的智慧。”巴德若有所思地看着弗朗西丝。“你怎么会喜欢那份工作？我真地认为它不适合你。”

“其实，我不是前台接待。只是我不想告诉你。”弗朗西丝很高兴终于可以摆脱令人尴尬的话题。

“为什么？”巴德示意招待再来两杯鸡尾酒。

“因为我不欣赏你妄自尊大的样子。”

“我习惯于推断，这是我的做事风格。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弗朗西丝终于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喜欢这份工作吗？”

“喜欢。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开间自己的公司。”

“蛮有抱负，为什么不马上行动？”

“我需要时间充实自己。另外还有钱的问题。我们没有资金。我是指，我和我母亲。”

“你父亲呢？”

“他死了。八年前，在亏掉一大笔钱之后，他自杀了。”

“他是不是迪克·邓肯·布朗？”

“正是我父亲。”

“上帝，我知道他，而且见过面。我曾经向他申请贷款，但是被回绝了。”

“是吗？我得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她一定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认识很多人，但他总是选错扶植对象。”

沉默片刻之后，巴德又问：“你还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妈妈说，因为太爱我，不希望有人和我争宠。她很会讲话。”

“我已经开始喜欢上她了。多讲些你母亲的事情吧。”

“她是个好人，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讲究时髦，从不会被任何事情吓倒。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收拾残局。她在哈罗得商场找到一份卖衣服的工作，不久便升为部门主管。我们以前在维特郡有座相当好的房子，母亲二话没说就将它卖掉了，然后在柏塔西买了公寓。她有很多社交活动，交际面比我广泛。这就是我的母亲拉切尔。”

“她是个很有趣的人。希望有机会能见到她。”

“会有机会的。”

“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什么？”

“娶妻之前要先看母亲。”巴德若有所思地望着弗朗西丝眼睛，然后出其不意地拍了拍她的脸颊。“我得走了。”

弗朗西丝看着巴德离开。她感到自己的心绪被打乱了。

第二天，两打红玫瑰送到弗朗西丝的办公室，并附有巴德亲笔写的一张卡片：“我想进入第二轮面试。”

弗朗西丝克制住心底的冲动，拖到临下班时才打电话给巴德。“谢谢你的鲜花，很漂亮，和我十分般配。”

“我有一份工作给你。”

“我知道。但我不打算接受。”

“不是原先那份工作。是我公司广告部的事。我们明天一起吃午饭时详谈，好吗？”

“对不起，我很忙，难得有机会出去吃午饭。”

“那就另外约个时间，怎么样？”

“再说吧。”

巴德这个人实在危险。弗朗西丝记起他伸出手抚摸自己的面颊，心中涌起渴望要见到他的冲动，她匆匆忙忙说了句“再见”便挂上电话。

两个星期后，“弗朗西丝吗？我是巴德·查宁。”

“嘿，你好，查宁先生。”

“叫我巴德。查宁先生这个称呼让我觉得自己老了。你一定认为我已经老了。”

“没有。”

“说谎。好了，言归正传。我想请你吃午饭，一并邀请你的母亲。我非常希望见到她。”

弗朗西丝觉得，巴德身上有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任意支配她，左右她，令她痴迷。帕特瑞克·福斯特则恰恰和巴德相反，永远是那样顺从，只会说“嗯……好吧……”弗朗西丝常为此大发雷霆。

“听着，我这周星期三有空。如果你的时间安排不开，就要等到下周四或者周五。不过，能见到你母亲，多等一个星期也值得。她还在哈罗得上班吗？”

“不了，有所积蓄之后，她就不再工作。她每日的午餐很节俭。当然是在她看来，并非我的标准。”

“我越加喜欢她了，另外，午饭时，我们还可以谈谈你的工作。”

“你指哪一份工作。”

“两个职位都为你保留着。”

午餐的地点定在丽兹酒店——巴德事先让弗朗西丝征询过她母亲的意见。巴德和拉切尔一见如故，很快便将弗朗西丝孤零零地抛在一边。拉切尔身穿米黄色丝制套装，头顶的帽子上插有鲜红的羽毛，与银白色的头发相映成趣，与之相配的是一双红色高跟鞋。弗朗西丝知道，母亲为了这次邀请，由上至下的衣着焕然一新。这个蠢女人，她一定是想给巴德留下难忘的印象。尽管弗朗西丝深爱着母亲，但她对拉切尔的缺点一清二楚。拉切尔丰韵犹存，她很努力地讨好眼前这个男人，说是在调情亦不为过。她用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盯着巴德，她的小手经常会不经意地碰到他。巴德好像对这一切感到欣然。弗朗西丝看着眼前的一切，初时还觉得有趣，但很快便怒火中烧。听着他们追溯过去的日子，开着她无法理解的玩笑，弗朗西丝感到自己像是局外人，甚至还不如侍应生重要。她不停地喝饮料。午餐快结束时，她再也按捺不住，强忍住泪水，借口有工作要做，表示告辞。巴德和拉切尔只朝她笑笑，便又继续刚才的话题，甚至没有留意她的离去。

整个下午，弗朗西丝头痛得厉害。她不停地将桌上的东西摔来摔去。前台接待打来电话，说查宁先生正在楼下等她。“告诉他我在开会。”弗朗西丝随手挂上电话。两分钟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查宁本人。

“我只想说明，我知道这顿午餐令你不开心，我很抱歉。不过，我确实很喜欢你母亲。而且……”

“没关系。”弗朗西丝冷冷地说，“你们的确有许多共同点。下次，你最好直接和她约会。对不起，我很忙。”

“弗朗西丝，”巴德的声音里带有一丝威胁。“我没时间听你发脾气。我在家里已经受够了。”巴德就这样挂断电话。

再见巴德已经是五年之后。当年，他没有同格梅公司达成合

作。六个月后，弗朗西丝跳槽到马纳贝菱·福特公司成为一名会计经理储备人员。她在新公司干得很开心，学到不少东西，颇有成就感。她和帕特瑞克订了婚，心中隐隐有丝遗憾。一九八五年四月，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母亲穿的正是当年和巴德共进午餐时的那套浅色套装。这身衣服勾起了弗朗西丝的一些回忆。婚后的三年里，弗朗西丝生活得很幸福，但并非百分之百的满足。她常常回忆起同巴德的交往。弗朗西丝和帕特瑞克在弗汉买下一所漂亮的小房子，养了两只猫，每个星期都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只是夫妻生活越来越少。

一九八八年元旦，帕特瑞克宣布应该考虑建立真正意义的家庭。弗朗西丝现在在著名的菲乐贝克斯公司任财务主管。面对蒸蒸日上的事业，同时，她对自己和帕特瑞克的关系仍存有疑虑，再加上她总是经常想起巴德（对此，弗朗西丝自己都感到吃惊），弗朗西丝表示不急于要孩子。帕特瑞克虽然失望，但他表示愿意多等上一段时间。

十一月份一个阴沉的下午，弗朗西丝出席新业务讨论会，为一家地产公司确立发展方向，开发市场形象。该公司旗下拥有数间美国式购物中心，并准备斥巨资树立公司形象，是一个相当具挑战性的项目。这间公司的名字正是查宁公司。

与会的全体成员将于下周前往查宁公司介绍企划构思，查宁本人将不出席。财务总裁迈克菲勒说：“查宁一向高高在上，一般人难得有幸亲眼一见。我们将同其他几名要员会晤。圈里人都认为查宁这个人很粗俗。”

“这个评价并不准确。”弗朗西丝说。

“你见过他？”

“很久以前。”

“我的上帝啊。”

弗朗西丝笑了笑，示意可以散会。

前往查宁大厦的那一天,弗朗西丝刻意打扮一番。她在梳妆台前坐下。桌子上放有一张相片,是她二十岁时和母亲出席晚会时在酒店露台上拍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照片中的她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头烫得卷曲的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胖嘟嘟的脸上点缀着雀斑。照片中的女孩举着酒杯傻傻地笑着。而眼前镜中的女人却已是另外一番风韵。光滑如凝脂般的肌肤,高高的颧骨,精心修剪过的乌发。想到自己曾经是个多么快乐的小女孩,弗朗西丝轻轻叹了口气。她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今天如此善感。

正如迈克所说,巴德没有露面。会晤进展顺利,会后,他们在会议室里用了午餐。弗朗西丝从洗手间回来的路上刚巧碰到巴德·查宁。

巴德笑得异常开心。“真的是你吗,弗朗西丝!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看上去……”

“是不是老了?”弗朗西丝笑着问道。

“应该说,是长大了,比以前更加漂亮。你的发型很好看,从前的那个也不差。”

“谢谢。”弗朗西丝措辞十分小心。

“你怎么会到这来?”

“我——我们公司今天向你的广告部进行企划报告。”

“噢,想起来了。我原本也计划出席的。你现在已经担当要职了吧?”

“相当显赫。”弗朗西丝半开玩笑地说。

“很好。顺便告诉你,那份工作还在为你保留者。”

“是吗?要是在以前,一定非我莫属。”弗朗西丝小心翼翼地答道。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结婚了?”

“是的。”

“是那个纨绔子弟?”

“正是。”

“你幸福吗?”

“非常幸福。”

巴德的目光深处掠过一丝阴云,并非痛苦,而是惊讶,亦或是不满。“都怪我不好,不该将感情上的事拖这么久。”

“哪里。你的女儿们还好吗?”

“非常令人头痛。尤其是克丝汀。我们之间的矛盾很深。她一心想做模特儿,而我坚持要她完成学业。”

“其实,二者可以兼得。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你应该允许她去尝试。做模特儿很辛苦,除非有幸成为名模。等她自己认识到这点时,她或许会明白,甚至感激你的一片苦心。”

“还是你聪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能不能推荐几间公司?”

“当然可以。这是我的名片,给我办公室打电话,我会提供一些公司资料。”

“多谢,我会同你联络。见到你真高兴。”

巴德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弗朗西丝的面颊,和几年前在加诺特酒吧里的动作一样,他依然那样富有魔力。

两天后,巴德打电话给弗朗西丝,询问有关模特儿公司的事情。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电话说,克丝汀已经签约第一模特儿公司。“她现在对我几乎彬彬有礼。我想请你吃午饭,以示谢意。”

弗朗西丝犹豫片刻。她明白接受邀请意味着什么。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事情也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

这次午饭加深了弗朗西丝对巴德的了解,知道生活曾经多么不公平地对待他:让他拥有一位出色的母亲和可怕的父亲(巴德讲到这里,弗朗西丝插嘴说道:“我也一样。”“可是,相信你没有尝过被父亲拳打脚踢的滋味。”)。生活赋予巴德一副敏锐,极富推理能

力的大脑,却又让他患有严重的读写障碍,直到九岁时才有好转。在此之前,除了母亲,没有人相信儒子可教。巴德的父亲被派到德国,几乎送掉性命。他和母亲及祖父母住在达斯顿的一所小房子里。一次空袭中,雨点般的炮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祖父母被炸死,母亲受伤住进医院,他被疏散到一个叫萨弗克的荒凉地方。他受到好心的当地人的照顾,一直捱到战争结束。自此,他的生活才趋向稳定。但是,他却没有工作。即使是在一九五零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他也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他从没进过学校,写出来的字像虫子爬,怎么可能和那些受过正规教育,能够将申请表填写得工工整整的学生们竞争。终于有个晚上,他在酒吧里刚巧坐在一名年轻的地产经纪人旁边,闲聊中得知,他所在的公司正在招聘初级业务员。巴德最终被这间公司录用。当时,他的工资低得可怜,但是加上不菲的佣金收入,巴德也着实赚到不少钱。他就这样步入蓬勃发展的地产领域。以后的事情相对比较平淡。巴德最初成为那间公司拥有少数股份的合伙人。后来,他在另外一间酒吧喝酒时,无意中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价钱得到市中心一座废弃已久的大厦经营权,于是他和一位客户共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再以后的事情,巴德颇为自得地告诉弗朗西丝,她可以去查资料,因为从此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被有关部门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其实,弗朗西丝很早以前就查阅过有关资料,为了上次那份企划报告,她又将巴德的发展历史重温了一遍。在首次地产兴盛时期,由于当政的社会党未能有效控制投机商,致使市场上对商业写字楼的需求膨胀,巴德在该时期的经营业绩据全行业第二。一九七三年,地产业经历首次衰退,巴德及时将业务转到中东,躲过这场劫难。八十年代,巴德公司上市。其后,公司继续稳步发展,目前公司市值约一亿英镑,其中百分之三十五的股权为巴德及其合伙人掌握。在星期天时报选出的全英二百五十名富豪之中,巴德排名中间。

巴德的私人生活同样起起伏伏。他的第一位太太很可爱,为他